

创作谈

应该画出生命的涌动 神话美术创作

施大畏

的理解也是日渐加深的，需要不断学习，用丰厚的知识背景作为支撑。我第一次画神话，是在1996年，画的是大禹的传说。当时我对神话并不懂，只是觉得有一种冲动去画。前两年我画了《鼎定天下》的连环画，对于大禹的理解又深了一层。从治水到能够鼎定天下，大禹的功绩与我过去以为的不大一样。决意去治水，是因为大禹看到人的生命的消失，产生了悲悯之心；而鼎定天下，更多的是一种恢弘，治水以后，大禹根据水系的不同把天下划分为九州，我们中华民族的版图才得以平稳、安定——生产发展，社会生活幸福，才有鼎定天下。画共工的故事，一位青年学者对于共工的阐释让我看到这个故事上升到的哲理层面。为什么共工与颛顼大战之后撞倒不周山会成为一个事件？是因为这引发了女娲补天，从此之后天地有规矩了，所以当后羿把九个太阳射下来了，他变成了凡人，不能再上天。这一连串故事是有内在逻辑的。中国的古代神话就像一把金钥匙，它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和思维密码。这些年，我画了不少神话故事。我一直在琢磨这一连串的问题，比如中国神话里的英雄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为什么在汉像砖里伏羲和女娲是人面蛇身。我想通过画神话故事来告诉世界，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文化自信。在共享的世界里，我们的文化是殊途同归的，东西方文化可以交流沟通——不管是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还是中国的大禹，他们在真善美的追求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有着对人类的爱和奉献。

我们的创作还永远有着进步的空间。我希望大家都有自觉提高作品的意识。

前几天听许舒亚担任艺术总监的《中华创世神话原创作品音乐会》，我发现音乐层面对于神话的理解给了我们的绘画创作不少启示。有个乐章讲的是“伶伦制乐”，黄帝需要音乐，请乐官伶伦去制，伶伦于是模拟自然界的鸟鸣声创造了音乐。在以此为主题的组组交响乐中，作曲家设计了仙女下凡与凤鸟交流的画面。我觉得我们的画里也可以有类似的理解，将一种浪漫、诗意融入画面。我也听一位音乐家聊起对于“夸父追日”乐章的体会，他认为这一乐曲起初应该是轻松的，甚至是飘起来的，因为夸父一开始精力充沛，渐渐地，乐曲应该让人听出一种疲惫感，听出夸父步伐中透出的沉重。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很有意思，希望今后能传递给更多从事相关主题创作的艺术家，也为他们创造出更多互动交流、互相启发的机会。

要想创作出好作品，艺术家的知识面一定要广。这不是简单画个形象，把形象变个形就行的。好的艺术创作，应该超越形式，呈现发自内心的理解，一种生命的涌动。现在的艺术家技术上都很完善，技术以外思想性情感性的东西，却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其实用什么技法、手段来画不重要，核心是对于主题的演绎和理解。

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中华创世神话主题画创作的第一批作品。或许大家慢慢往下画时，对于神话内涵的理解会更深。当你钻进创作，把故事理解透彻了，会发现神话题材有着太广的包容度，画面中有太多可以发挥想象的地方。从事艺术创作，有感情，有情怀，才会变成自觉，变成自我存在价值的满足，作品才会有温度，也才可能称之为精品。

（作者为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艺术评论

沛盛的激情 瑰丽的想象

——谈“中华创世神话”首批50余幅主题画的艺术特点和意义

汪涌豪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美术部分的50余幅主题画创作新近完成，有幸先睹为快，在对画家精湛的艺术心生敬佩的同时，不免想到如何评价其多元探索的审美价值，以及这种探索之于未来发展的意义等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神话，无论是创世神话还是英雄神话，都反映了华夏初民征服自然、壮大自我的伟大天赋与创造热情。因为自然环境的艰苦，反激起他们刻苦自励的求生意志，以及勇于创生开辟的进取精神，其所表现出的过人的才能和超迈的想象力，都向人展示了“英雄时代”，我华夏民族惊心动魄的奋斗历史。因此，将其视作民族性格的烙印与民族精神的标记，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此次创世神话系列主题画的创作，从不同角度完美地呈现了这一点。它让人明白，神话不同于仙话，不渲染享乐，而着意于创造；神话中的诸英雄不屈服于命运，更乐于造福同类。由于着力于这种精神的展示，观者不再觉得这些作品仅仅是对渺远的洪荒所作的一种虚妄的反映，相反，觉得画家们如此安顿日月，排布山川，张皇器物，发明幽隐，原是有历史的背书和习俗的加持。而更为难得的是，画家们还能专注于揭示创世神“渐近人性”的另一面。盖随创世神话的演变与发展，后来诸神谱系中出现了许多“半神”，他们既有天授神力，又富人间情怀。对他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人性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刻

画，正凸显了创世神话作为人类童年记忆的原型意味，进而，它让人觉得由此传达出的华夏民族生成一发展的历史是真实的，原生态的。我认为，这是此次主题画创作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关键。

此外，以下三方面的创造性突破，也是其获得成功的原因。

首先是切入角度的准确。因层累地增饰与篡改的创世神话流传到今天，许多故事的面貌已不再单一和凝固，毋宁说是多重甚至互歧的，所以，如何做到既尊重历史，又选准适合于绘画表现的角度，攸关创作的成败。此次画家们因事易研读过相关史料和专题文本，一出手即能成就。如盘古开天属南方神话，冯远的题画作因此从构形到用色，很注意与南方的地理风习相谐调。他让赭色土地上升腾起的崇云、雾障与盘古油亮的肌肤、黄张的头发相对比，既留存了历史的真实性，又顾及到画面的力量感与均衡美。又，据《述异记》和《路史》等书记载，南方五岭之瑶、苗、仡黎族中均流传有槃瓠的传说，称槃瓠广育子嗣，且相互婚配，“盘古”就是槃瓠的转音。海日汗在创作《龙狗槃瓠犬的故事》时，因此将人物排布山川，张皇器物，发明幽隐，原是有历史的背书和习俗的加持。而更为难得的是，画家们还能专注于揭示创世神“渐近人性”的另一面。盖随创世神话的演变与发展，后来诸神谱系中出现了许多“半神”，他们既有天授神力，又富人间情怀。对他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人性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刻

河流被处理得厚实而凝重，则一派北方格调。而张培成的《涿鹿大战》，展开的是一幅“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的古战场全景图。其中黄帝方助战的玄女、蓄水行雨的应龙和魑，以及蛟龙牵引的战车，与蚩尤方矛戟、斧钺、弓箭从中能兴雾作怪的魑魅，都被表现得既充满灵性，又纤毫毕至。且验诸史载，在在成状。

其次是想象力的丰富。我们知道，自《山海经》《穆天子传》以下，古代典籍很少交代神话故事的始末。《诗经》虽曾言及“上帝”、“百神”，但并无具体的展开，更不要说情景描绘与人物刻画了。以后《庄》《荀》《韩》及《淮南子》《列子》虽稍有增广，但或重在追仰先祖，或借以生发义理，均少形象性的塑造和细节的说明，叙事性和动作性更是薄弱。究其原因，是对于华夏民族从来重实际而黜玄想，六合之外不仅圣人存而不论，好学好博闻如司马迁，读《山海经》后也说“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然而神话从来就植基于泛灵论这样的心理基础，对其作合理的虚构与想象，于凸显其超自然的神性，传达自然神向祖先神转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的频频互进，不仅非常必须，而且殊为正常。此次主题画创作于此一端有很好的表现。譬如人所共知的女娲既是人类之母，又是婚姻之神。但她同时还善作笙簧，是音乐之神。当四极废，九州裂，天地不再覆载，水火恣意泛滥，她挺身而出，炼石补天，所以广受后世的景仰与尊崇。但奚阿兴的《女娲补天》却不从这种惯常的“宏大叙事”入手，其平面化的造型与用色也

让人看不到一点崇高感的表达，但细加品味，那种充满想象力的惨淡经营却宛然可见。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女娲死后，肠子化为十个神，分处栗广之野。画家用淡薄的青、红、白、黄、灰色，拖曳出粗细不同的曲线，用以指代传说中由芦柴熔炼成的胶状的五色石，兼以渲染作为创世之神的女娲献身时的从容和淡定，可谓是别开生面的富有想象力的创造。

再次是风格的多样。此次主题画的创作者来自各地，在投入这项工程前均已具有相当丰厚的创作积累，有很高的艺术声望，其运用擅长的艺术语言表现自己对神话故事的理解，这为主题画风格的多样性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如施大畏对极简主义审美形式及抽象表现主义浸淫很久，他在创作《鲛的故事》时很重视主观情感的表达，为此不惜调动夸张、变形等手法，将密集的意象铺展在同一个平面上，目的是要在对象与观者之间构造起一种活泼泼的生命连接，故虽形象分解度高，笔触粗涩而重拙，却很真切地传达出鲛的倔强性格与悲壮结局。至于画风的矜厉与纠缠，依稀看得到德·库宁及欧洲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身影。黄欢的《巫山神女》用色鲜丽，构图平稳，人物形象的个体识别度很高。盖其一直追求用工笔重彩和象征手法塑造暗合人内心的艺术形象，故整个画面虽仍以巫山与峡江为背景，但作为装饰的众神女所围合出的拱形花门，即花门下慵懶的神女形象，又隐隐透出波斯细密画的痕迹。细密画追求几何和植物纹饰的平面展开，其极具装饰性的视觉设计曾受到中国画的影响，故此，画家本人虽从来践行新象征主义的理念，但有意无意间仍赋予了神女全新的韵味。其他如海日汗的《龙狗槃瓠犬的故事》，人物造型明显借鉴了波提切利的湿壁画，李朝华的《天梯建木》，光色运用更接近现代主义，也大有可观。当然，仍有像刘大为、邱瑞敏这样以传统技法呈现《大禹治水》和《仓颉造字》的。至于吸收殷周青铜器、战国庙祠图绘和汉代石刻、砖画与帛画等传统元素来塑造人物就更多了，余松的《鼎湖升天》结合中原晕染法与西域凹凸法，以劲细线条勾勒，赭红色加散花图案装饰衬底，人物低处深而暗，高处浅而明，八面生意，视之如塑像，明显受到敦煌壁画的影响。此外，像拉巴次仁的《龙风夙》，可视作是年画、剪纸等民俗艺术的变体。

由此想到，今天全球范围内艺术观念的更新与艺术实验的频繁，早已颠覆了人们惯常的认知。而由东西方互动交流带来的异域文化和审美趣味的冲击，也早已使传统绘画的表达边界不断的修正甚至打破。直截地说，艺术需要变化，艺术就是变化。正是不断的变化与探索，我们才让传统长出新的枝条，让艺术开出新的花朵。此次创世神话主题画创作之所以这么具有视觉冲击力，全赖植根传统土壤与吸纳多元文化，全赖能充分调动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尊重其艺术个性的有关各方的努力。相信只要尊重艺术的多元发展和艺术家对这种发展的多方探索与实验，反用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的话，就是使旧者不至僵死，新出者更增其光焰，则当代中国绘画的主题创作一定会有更光明远大的未来。

（作者为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大为（北京）
《大禹治水》，145x58cm
大禹在治水过程中以艰苦奋斗、因势利导、公而忘私等形成了大禹治水精神。

◀边巴（西藏）
《有羿善射》，200×200cm
看到十个太阳一起出现，草木庄稼枯死，羿射掉了其中的九个太阳，救万民于水火。

►海日汗（内蒙古）
《龙狗槃瓠犬的故事》，270x270cm
“槃瓠”传说是畲族、瑶族、苗族等信奉的创世神话。

